#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六

英宗皇帝

教養宗室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增置宗室學官詔曰以宗枝甚衆而誘道之方未至故命近臣舉有學行之士爲之教授傅不云乎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葢子弟之學非尊屬勉勵則莫知勸若不率教其令尊屬司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職大宗正司察舉以聞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

學教授十二員舊六員爲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上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口於漸久而怠廢況爲學之道尤戒中正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名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故有是詔

兩朝正史從質傳云從質字子野少篤行爲人修絜嘗刲股療其兄從謹疾已而自被疾廢朝請行已儉薄歲時得祿賜博致珍異物獻御厨以萬計帝異之遣使問所欲對使者曰臣蒙國厚恩不幸嬰疾今無以將誠意故爲此耳非有所覬也帝復遣使固問之乃曰陛下過疑臣有所覬必不得已願爲臣諸位擇儒官教導子弟使不隳忠孝足矣帝嗟異之爲增教授員從口左屯衛

大將軍信州團練使口宗室無少長哭之盡哀贈定州觀察使博陵侯按質德昭孫惟忠子卒於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實錄有傳但載官爵遷改並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從得之割股已見天聖五年十二月庚寅獨請增教授員及從質建議令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學官附從質傳當考

上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左龍武衛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惠爲懷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警之宗惠允口子也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詳知之頗賢宗惠故擢用焉謝日吿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即所

居築室曰閒暇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間以自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舊制大宗正司正領宗室事宗室文口中人主之內外僕使隸管勾所宗惠請悉罷之總於宗正人以爲便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爲賓主講宮位主席之東隅於是睦親宅都講吳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爲序與講官分賓主至再移書大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申二書上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

作睦親廣親北宅於芳林園初睦親宅寄州觀察使宗旦等五位廣親宅原州團練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孫衆多而所居狹隘遂命度故上清宮地爲七位以宗旦等五位爲睦親東宅克戒等二位爲廣親東

宅有司方營造而天章閣待制王獵建言取睦親四旁官私屋以廣西宅既遣戶部副使張燾等按視而上以擾動居人頗多不許然上清所修七位無復餘地而皇族蕃衍恐後有當遷者命擇地燾言芳林園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餘可不起民而足遂作宅於此園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後有求徙者又廣宅而徙焉克戒德雍孫也　三年四月壬子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刺史叔褒領文州團練使初制宗室十五以上通經者大宗正以聞命官試論及大義中者度高下賜出身或遷官至是叔褒試所學中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孫也

疑蔡襄

治平二年二月辛丑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爲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嘗爲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宮妾爭相熒惑而近臣中亦有異議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近已於燒錢爐内焚之矣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有異議莫知虛實上疾既愈數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修又奏襄

母年八十餘多病寢但請朝假不赴起居爾日高後即入
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上未嘗不變色及諒祚
攻却涇原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
選人琦等初尚救解上意不回因奏待罪陳乞可以除移
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琦
遂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
事出曖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
今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後來喜
造謗議一人造虛衆人傳之便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
陷害忠良者非特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爲患修曰陛下以
爲此事固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

修曰疑似之謗不惟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
真僞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
仍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臣至
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僞撰臣乞沙汰内官
奏藁傳布中外内臣無不切齒判銓才六日爲楊永德所
譖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尋知其無罪遂却
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僞況無迹
狀陛下幸不致疑琦及公亮又各進説上曰造謗固不及
它人遂命襄出守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
三司使公弼奏事畢上曰卿繼蔡襄爲使襄訴訟不以時
決頗多留事卿何以處之公弼知帝未悦襄對曰襄勤於

事未嘗有慢失恐言者妄爾帝以公彌爲長者

刺陝西義勇

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爲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裔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務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

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刺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緣邊州軍上曰不若即了之韓琦意亦欲如此乃命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凡主户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為指揮使并副二人正都頭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閱教一月而罷又詔泰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毅甲承名額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

三悉以爲義勇人賜錢一千總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後復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延十二州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

實録云刺義勇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會要與實録數同今從本志十二月别給米及錢會要及三年八月十五事本志以爲是歲今從本志並附見於此

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伏見康定慶歷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内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於沿邊戍守閭里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鬬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至今二十餘年終不

復舊者皆以此也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朝廷但藉其民以充義勇不刺爲正軍今議者但怪陜西獨無義勇不知陜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惟陜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穫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揺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況即目陜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據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

又奏曰昔康定慶歷之間藉陜西之民爲鄉弓手始者明出勅牓云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地屯戍當是時臣丁憂在陜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兵革一旦調發

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往往逃
避於外官中縶其父母妻子急如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賕
賞暨刺面之後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
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更須千里供送父母財產
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
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臨敵之際不便即思退
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搖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
大加沙汰給以公據放令逐便而游惰已久不復肯服稼
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
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業較然可知今朝廷雖云
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敎閱止在鄉

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憶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
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
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足以動搖羣心感傷
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
白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早賜寢罷　又奏曰康定間揀差
鄉弓手時元不曾刺手後至慶歷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
猶得多用錢財雇名壯健之人充替令一切皆刺其手則
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
尤甚於康定之時也　又奏曰臣比日以來熟思其事誠
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
害臣竊見河北陜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

諸般色役並是上等物力人户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户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温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歷之間將陝西一路弓手盡刺充保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民比於陝西路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産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敲閫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斂掠是以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云云且今日既籍之後州縣之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壯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

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難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鄉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紀綱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鬪弓彍弩坐作呌譟真如可以戰敵者設若聞敵寇大

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爲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牽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　又奏曰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即河北河東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

害之實何不試召諫議者而問之河北河東自制義勇以來敵冦凡幾次深入腹内州軍用義勇拒戰而敵冦敗退令既有義勇之後三路之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令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　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罷刺義勇陛下宣諭以爲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立爲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改更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

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人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是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爭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終弗聽光凡六奏及中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敖使聞陜西驟益二

十萬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用先聲謂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爾小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歷間陜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勑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爾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黙然竟不爲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以爲常矣　熙寧元年五月丙申樞密使呂公弼請以河

北義勇每指揮揀少壯人材武藝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戶下支移折變別團會教閱依日限於放散並給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倫者聽注藉候有闕收補從之戊戌詔諸路籍義勇有膂力者別爲一等以備非時捕盜候有功當議量材優與名目并立呈試武藝法三等許諸色人自陳中不等許義勇陳乞餘見神宗朝

去冗官

治平三年八月初帝欲去冗官之弊獻言者皆謂三歲一磨勘其進甚亟稍遷以至高位故獲蔭者衆詔悉付兩制詳定最切刊去姓名其言曰伏見審官院京朝官以上磨勘轉官者舉一歲中約有千數其因職任陞擢者尚不與

馬國朝會要真宗用諫官孫何等䟽遂罷郊祀序進之制即令有司考其殿最臨軒引對親加陞黜又令審官院考校京朝官經任五年以上磨勘無贓私罪即以名聞當議遷秩又令在京臣僚已經三年磨勘改轉後依舊勾當直候得替後更及三年再令磨勘當時條制雖前後不同然大抵不限定三年亦不以在任得替一例磨勘令自寺監立簿以上率三歲遷外任者不俟替歸在京者亦無候替别限年磨勘之制至有待闕於家動踰歲時居無職事禄廩不絶苟及三年則又磨勘臣謂考課之獘無甚於今而亦無速於今也欲乞朝廷檢詳舊制以見今内外京朝官及兩制以上磨勘之法别立中制雖未能如虞舜三考陞

黜之典且復祖宗之制亦庶幾抑僥倖之弊矣權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繼言乞今後前行正郎該磨勘依轉大卿監例候四周年方得施行及自歷任正郎後須得舉主五人內有本路提轉及大兩省三人方與改轉少卿監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同知諫院傳下言乞今後京朝官至員外郎且依舊年限磨勘外其前行員外郎入正郎磨勘並限四周年至前行郎中更不許磨勘兩制臣僚自待制以上並乞五周年磨勘至諫議大夫更不許磨勘殿中侍御史吳申言乞從今裁節如有前行郎中合轉少卿監者且令權住先立定員數候有闕則以次遷授仍以歷任年深無贓私罪或曾歷職司差遣不經責降或前後歷官可稱

及素有文行者先次遷轉前行員外郎合轉郎中及太常國子博士合轉員外郎者亦且權住先立定員候有闕則以次遷補監察御史裏行劉庠言欲乞少卿監合磨勘轉太卿監者如年已及七十以上更不許磨勘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言兩制以上四年轉兩官北京官乃是二年一轉欲乞兩制亦依京朝官例五年磨勘轉一官至前行郎中後更添左司郎中一轉於是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奏檢詳祖宗朝中外官不立遷轉條限大中祥符八年始降詔京朝官並以三周年令審官院磨勘引對與轉官是時仕路猶清官員數少厥後及今五十餘年約祥符初略計十倍以故員多闕少坐縻祿俸才否無辨差遣不行考

課之法雖復施用官制之獎無甚於此今詳定且欲京朝以上磨勘一例各展一年陞朝官至後行郎中更不磨勘其才望或有勞績或因繁難任使即自朝廷甄擢蓋登仕陞朝累至正郎奏蔭子孫捐奉法循理自應至州郡長吏以此處常調固已爲優厚其待制以上既處顯近請遵祖宗故事更不磨勘若因事功或因居事任上自聖衷推恩遷改應見資品已高各據所居官止自餘條例一切仍舊其任卿監不曾歷職司差遣只自常參官累遷者並送審官院依例差遣其老或疾陳乞留臺宮觀監當者更不磨勘如此則權柄歸於君上勸沮行於朝廷人材有所甄別重難繁劇之地可以用人事體均平簡而易守比於祖宗

之制猶爲優倖　癸亥詔曰朕惟制治之本必始於官設官之方其亦有擇國家承累聖之祚躋時丕平而假省寺之官出釐庶務復許以三祀俾之一遷歲月既深吏員猥積雖海宇至廣工師實繁以官率人倍者數矣肆我臺閣數陳其故並用博議審求臧謀而封章亟來請從更制朕嘉與卿士圖惟厥中庶幾流弊由此其息自今待制已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則復遷之有過亦展年至諫議大夫止

待制以上六年一遷官至諫議大夫止不知何年却改此法當考

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大夫卿監仍以七十員

爲定員有闕即檢勘前行郎中遷官及四歲以上校月日之久者次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如別有勞績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

據會要及當時頒降條貫冊令實録正史載詔書餘並削去要似可惜故復存之初獻言者當考其姓名張舜民退休小史云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院率行之至今爲常格案此詔書及臣僚申請甚備安得謂無著令豈舜民不詳考之乎

訓導皇子

嘉祐八年五月甲辰詔歲給皇子仲鍼公使錢千五百貫仲糾仲恪千貫　甲寅右司諫王陶爲戶部員外郎直史

館充皇子位伴讀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秘書丞孫思恭充皇子位說書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入內都知任守忠提舉管勾皇子位司馬光言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贊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糾舉施行若皇太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誠天下之幸也　戊辰皇子仲鍼仲糾始就東宮聽讀九月庚戌詔以皇子位為慶寧宮　辛亥皇子光國公仲鍼為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改賜名頊樂

安郡公仲糾爲明州觀察使祁國公賜名顯大寧郡公仲恪爲耀州觀察使鄆國公賜名頵　壬戌皇子位伴讀王陶爲淮陽郡王位說書孫思恭爲侍讀講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韓維爲太常丞充記室參軍陶等請王受拜不許　呂誨言王今未出閤當且設師友不宜遽置僚屬臣欲乞朝廷先正王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則禮分自安況王年已長當早令出閤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爲僚屬於事體即無不順也　十月戊寅賜淮陽郡王公使錢歲二千貫祁國鄆國歲一千五百貫　十一月呂誨曰乞早建東宮具書曰陛下踐祚而來聖體違豫雖天光臨下而德音鮮聞萬機之事未嘗可否悉付中書樞密院皇太

后闗決於中自非輔臣承旨兩制近侍亦不得造簾箔之下况踈遠之臣耶如是爵賞刑威一歸於政府使政府盡公則已脫有差繆何由取正下情所以壅閉中外所以懔然不安也爲陛下謀者莫若早建元良内輔號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歸而下無異心此當今之速效也漢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請豫建太子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賢明之嗣尚以不豫建爲憂誠有謂也况淮陽王天資頴悟法當冢嫡宜豫建立以固本根旁絶闚覦慰安人心斯萬世之慮也伏望陛下廓開聰聽俯納愚忠審擢柄不可移於下思機會不可失其時法漢文豫建之策爲廟社長久之計上有聖后之翊輔下有元良之倚賴陛下高拱巖廊仰成

庶政泰山之安何以踰此如此則遊心清淨不言而化人神胥悅天意昭輔勿藥之喜計日可期矣　十二月乙亥淮陽王頊出閤王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進對皇子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頊爲潁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序位在潁王下詔答不允　戊申詔大勅繫位皇子頊在富弼上顥在宋庠下丁巳詔賜皇子潁王公使錢三千貫顥二千貫顒一千五百貫　戊午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爲潁王府翊善賜金紫淮陽郡王府記室參軍韓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爲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　初淮陽郡

王將出閤以陶等爲翊善記室侍講至是封穎王而東陽郡王顥又將出閤故遷陶命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爲兩王記室侍講穎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有愧色亟令毀去上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幷咎兩王口口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彌縫猶懼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謂輔臣曰王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善擇宮僚所至宜召至中書褒諭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后意於輔臣維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思恭戒王曰陛下親摠

萬機内外上下事體已正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他勿有所預也　二年二月甲申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邵亢爲直史館潁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令於皇子兩位供職帝嘗召對羣玉殿訪以世務曰學士真國器也故命爲王府官　十月戊申都官員外郎中發遣三司開拆司孫永爲諸王府侍讀屯田員外郎中書編修文字孫固爲諸王府侍講　潁王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録韓非子屬府僚讎校永曰韓非險薄無足觀王曰録此備藏書之數非所好也　三年二月乙巳潁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潁王天質早茂婣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閑竇

通禮具有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敲門羊酒鎮櫃銀
錢乃里巷常談蓋薦紳所不道行於聖日竊所未安欲乞
下太常禮院博約舊典修撰穎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
者悉罷之詔禮院詳定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納妃有納
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之禮國朝未嘗用今檢
到國朝會要皇親婚會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三
月壬戌納故宰相向敏中孫女為皇子穎王婦封安國夫
人　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諸臣之家為王擇配記室韓維
奏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於今卜姓
受室其繫尤重宜歷選勳望之家精擇淑哲之媛考古納
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　封安國夫人在

辛未日令併書之四月乙未穎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部亢知制誥知諫院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賢院充穎王府翊善於皇子兩位供職　十二月先是帝久服藥監察御史裏行劉庠奏請立皇太子帝不懌封其奏一日宰相韓琦等問起居退穎王出寢門憂形於色顧謂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事皆筆於紙辛丑帝疾增劇輔臣問起居罷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王爲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穎王頊琦即召內侍高居簡授以

御劄命翰林學士草制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帝憑几出數語方平不能辨帝以手指畫几方平因請進筆書所諭遂進筆帝書來日降制立某爲皇太子十字所書名不甚明方平又進筆請書之再書潁王二字又書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　壬寅立皇子潁王頊爲皇太子帝既用大臣議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間亦不能無動也琦曰國事當如此可奈何皇太子始聞命辭於榻前者久之癸卯大赦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勲一轉　乙巳詔以來年正月十九日冊皇太子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王珪撰冊文錢明逸書冊知制誥宋敏求書

寶　四年正月丁巳帝崩於福寧殿神宗即位時年二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六

#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七

## 神宗皇帝

### 宰相不押班

治平四年四月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屢言韓琦自嘉祐末專執國柄君弱臣彊乞行罷退是日陶遂極口詆琦意謂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許陶始失望辛酉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敕應正衙常朝及横行並須宰臣立班常朝日輪宰相一員押班尋常多據贊引官稱宰臣更不過來竊慮上項編敕儀制別有衝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揮時閏三月己丑也己丑三月十一日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應繁

發朝儀又不赧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爲諭斥韓琦驕主之色過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畧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輔嗣君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闥褻再拜表儀之禮重若邱山沮格臺文侮傲風憲宜加顯罰用肅具寮

據會要陶以閏三月十一日開押班事其疏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趙槩日錄閏三月十一日呈臺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說以過退朝早即輪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進呈及留身說呈說可參考更詳之

甲子韓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詔答不允仍斷來章

琦再上表據琦集及王珪答詔

乙丑陶入對言近彈奏韓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雖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并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舉元蔡挺薛向轉官加職次序不當御藥院內東門司高居簡王中正等當罷免不蒙施行蓋臣才識淺下言皆非是豈可更處風憲乞罷除職一閑郡臣更不敢入臺見歸私居待罪又申中書乞休韓絳彭思永等例責降韓琦亦屢請罷不許遂在告不出 丙寅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王陶而易其職 丁卯光入對上諭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雖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

過然受禮存羊固不可廢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入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猶持之不下戊辰參知政事吳奎趙槩面對堅請絀陶於外上不許請復授樞密直學士領羣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付中書以陶為翰林學士時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雖至愚豈不知廢格詔旨獲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聖德日新上天助順風雨時若乃者閏月以來寒暄不節暴風屢作今茲時雨愆亢螟蝗孳生險詖紛紜震駭群聽原其所以如此者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資薄險勢利是視巧詐翻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

念其東宮之舊首加任使擢爲中丞今乃挾恃舊恩專爲
險惡輕肆猜憤織羅交構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
權勢一歸于已且郭逵蔡挺邊改臣等以謂陛下處置皆
當故即奉行亦累具聞陳陛下必盡記憶至如韓琦曾公
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寖成廢禮非是始於二臣陶
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背負芒刺目爲跋扈肆意
深詆以此見陶處心積慮在于排陷大臣呼吸羣衆以爲
已用自圖威柄竊弄國權者也臣等早來屢陳欲王陶補
外令其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今除舊職并差遣臣等不得
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陶翰林學士
乃是由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無以自立

且使天下待陛下爲如何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羣
小陸贄以直道昌言反見斥逐裴延齡韋渠牟李齊運以
纖屑狡獪侍爲腹心天下至今稱德宗爲至闇之主臣誠
望陛下上法堯舜及三代之君不願陛下爲唐德宗貽譏
萬世也王陶不黙陛下無以責内外大臣展布四體與輯
正統願陛下無溺私斷之不疑邵亢亦緣攀附職爲諫長
不能自持正論輕爲王陶驅迫妄言嘗願黙以厲羣臣臣
輒違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　已已奎遂稱疾卧
家乞罷政事上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摧謝尋復劾
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其畧曰臣竊見奎以死黨之節而
濟以沈雄有大姦之才而飾以記誦少緣文彥博以非才

得科名及為諫官附會彥博欺罔仁宗陰為培植維持之計為唐介彈擊被黜是時搢紳朝士醜其為人目為諫賊奎為小官時亦嘗為富弼所知及弼當國屬翰林學士員闕弼以奎朋黨又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補奎大懷怨懟輒口韓絳口弼以快私忿臣與奎有舊亦嘗規其背人主而附權臣及為諫官又言其黨人韓絳陳升之等連文彥博自是與臣頗怨為仇後韓琦引用為樞密大使諫官揚畋憤其姦邪論奏會畋病死遂盜厥位及昨服除當復樞府見韓琦方立黨以傾彥博又見琦名位事勢愈盛於前彥博之力不復能引重陛薦乃自陳頃為唐介彈奏彥博而言其附會恐同居樞府不便意要發揚彥博前事及欲

結媚韓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將此押撣欲先事奏陳使不能復發陛下覩奎此數節天資險薄惟勢利視事巧詐翻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耶奎自謂耶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藥之後臨朝簡默政事不復屬精選任差除盡歸宰執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於臺諫大臣猶懷忌懼不敢恣然作姦先朝繼統以來深居九重久之方親國政危疑自處惟忌凌奪欲爲則不得欲言則不敢窘束牽制口屈不暇琦等自知其非思所以固寵保位之術遂乃悅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議忽而不顧思人主與臺諫官自立仇敵忠讜之士譴逐外郡人心不平物論洶洶先帝後雖追悔掣肘不敢改爲以至憂悒

成疾奄終一代琦等方以兩朝顧命傲然自居顧視朝廷惟已所欲且琦執政一年上自兩府大臣中外要職莫非親舊根盤節錯異己者必逐附己者必陞中常之人各顧身計言必不用適助禍殃如臣是陛下東宮舊臣復為憲府之長琦等親被彈擊不敢自言奎乃為琦主謀擊臣報怨自茲以往人誰敢言臣處執憲之位未滿兩月而遽口退豈臣有欲自圖國政竊弄威權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學士之職臣豈敢當之願從奎言投於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脫彊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節以死歸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吳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

宣召入臺至於再三確辭然後聽去所以重風憲之任寵耳目之官體貌直臣以厲其節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罷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舊供職并上疏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上以手札賜知制誥知諫院邵亢趣進入陶學士誥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皆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馬光入對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請止遷陶舊職上許之既又欲與陶侍讀學士光退翌日二十二日己丑也復奏曰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級畧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必未肯出陛下新政祚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質直萬一因此激發舉動

更有過當若丞行罷免則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出
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既以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
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
未作中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出陶既是
舊職受之亦安庶免紛紜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虛已
下問不敢不奏　庚午上批付中書御史中丞王陶侍御
史吳申呂景過毀大臣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申
呂景各罰銅二十斤吳奎位在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詔
爲内批三日不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翰林學士右
諫議大夫兼侍讀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澠
州不許司馬光復奏外議籍籍皆以爲奎不當去所以然

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言語頗有過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為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怪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然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驩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一出入間何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

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為朝廷惜大體耳上不懌光中丞告時在閤門上復收入後三日乃付中書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為之動問制誥知諫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誠可罪若以為跋扈則為欺天陷人矣奎之罷政事也琦猶在告公亮方侍向趙槩復奏增奎一官為戶部侍郎　辛未公亮入對懇請留奎上許之　壬申追取奎青州告召對延和殿慰勞使復為參知政事曰成王豈不疑周公耶上初議罷奎謂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

今又何辭方平曰韓琦久在告意欲保全奎奎罷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良久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復論如初上訖從之於是遣内侍張茂則賜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虚懐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爲詆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口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寔使去言路不謂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義卿其勿以爲嫌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于誠想宜知悉吳奎既復位邵亢吏以

爲言上手札諭亢曰此無它欲起堅卧者爾堅卧者蓋指琦也陶爲人佔利眉目踈秀美書翰惟辯急色厲而内荏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陰知上不悦執政之專既爲中丞謀易置大臣虚次相以自擬陳薦察勘琦備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

琦傳云英宗既立琦編羣臣姓名各品題之以進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後覺陶佞踈之及爲御史中丞意猶不滿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爲難按所稱覺陶佞稍踈陶恐飾詞今不取

初建東宫英宗命以蔡抗爲詹事琦因薦陶文彦博私謂琦盍止用抗琦不從遂並用二人及琦爲陶所攻彦博謂

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真宜受撻
此據司馬光日記云彥博謂琦詹事舊無二員按太宗
升儲林特張士遜二人並兼詹事舊無二員或是唐制
今不取日記又云樂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勑執政
許之當考　舊紀書詔王陶過毀大臣罷御史中丞為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位執政彈劾中丞格手詔三
日不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新紀但書奎罷仍不
載因由據五朝史例當從舊紀
五月御史臺官既被紏罰宰臣韓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
中丞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先嘗面奏舊以前殿退
晚及中書聚廳見容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為歲已

久即非始自臣等今檢詳唐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開延
英則明其餘不坐之日宰臣須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對宰
臣日未御內殿前令閤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
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臣奏事祥符
初勅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當日似未嘗封論故行
之不久漸復隳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踰時刻若日赴
文德殿押班則於機務皆有妨滯欲乞下太常禮部詳定
興故從之及司馬光為中丞即奏臣竊聞宰臣復有文字
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
一體以宰相為股肱以臺諫為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
元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

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至王陶詬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臣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者以爲宰相不合押班臺司欲黙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墮廢欲辯論是非則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分爭之醜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後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前下太常禮院詳定指揮更

更不施行既而司馬光又奏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
於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
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
服藥曾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自
今以後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臣竊以為文德殿
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臣
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嘗更張伏望陛
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
已降手詔必欲限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過辰正牌上秋
分後已牌上並依手詔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乃詔
春分秋分後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宰臣更不過文

德殿押班
寔錄云故事宰相奏事訖赴文德殿押班其後奏事有
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復過殿習以為常及王陶為中丞
劾宰相違故事不恭於是百官至巳後數刻未退人厭
苦之故有癸未之詔今不取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韓維知潁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為
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則
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為翰
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辯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
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庭對群臣使是
非兩判及吳奎御批罷參知政事遷一方知青州維以為

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大政衆謂得人今才數月止因論事之隙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此且執政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遷官則爲褒進理雖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賞罰所以明天下之耳目豈可不謹乎陶既出雖亦累求外補上從之未行改汝州

日記云樂道之與長文閧也東國曼叔彥先更上殿言樂道出東國亦求出命知潁州

侍御史呂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罰金因言自臣入臺方踰兩月凡所論奏不敢阿附嘗言樞府兵柄方鎮帶之于體非便乞罷郭逵簽書并宣撫之任又宰相于文德殿立班

乃祖宗舊制今旣隳廢損國體又言王舉元四歲八遷蔡挺資淺用速夏倚超擢太優陳汝義貪邪陰險不當召試不紫施行益臣材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從罰在臣之義豈敢苟安望罷臣言責顯加黜降三衮待罪故有是命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凡數千言專詆毀執政其畧曰預知孫忠必犯衆忌方權臣之大盛復衆黨之已深祿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門者三世書事忤意者決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嫉闢手謡一出則遷怒以責人議山陵一費則懷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爲大惡以顯心附己者爲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豈思天戒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要次輔劾尤而愈

悍夜取勑告於上閤蔵在私家朝請宣召於御前押歸政府轉主心易於拳石奪君命輕若鴻毛昔真宗久疾丁謂弄權已去復留異時同惡尚猶再行告病少挾正以為邪不敢便毀制書全無名而復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誦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言臣竊聞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辭狂率恐為詆毀多過其實欲有數奏乞重加降責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大臣宰輔之權誠為太重加以臺諫官被貶者多因忤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方將奮乾剛之威德伸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詳慎言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

知陵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輕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職切朕躬非無過當之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以觸犯卿等則必欲再三責降方為快意耶若猶執意不已若陛下但不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僚知陛下英武萬一它日大臣有欺罔朝廷為大罪者群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屑屑盡言者

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効不復自顧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呂公著恐上惑陶説將復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見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皆稱聖明昨因王陶瀆亂天聽上下震駭尋已黜守外藩繼一露奏表章歷詆近臣及論大臣不軌又猶泄上前密語陛下以其宮邸之舊嘗加眷遇薰謂出於一時猜忿特賜函容不加重遣陛下之恩德可謂至矣陶宜日夜循省生慙以答上仁今聞復有章表長惡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禍心非特出於一時之猜忿也且以陛下之聰明至其指執政之得失數群臣之長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以為大臣有不臣不軌之心則陛下固不以為然朝廷士大夫皆不以為然也今議者以為陶跳

在外而陛下眷念不衰向後必須召用臣竊恐姦邪小人因奏對之際必有希合上旨赦陶之罪謂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採天下之公論登用中立之士杜絕阿黨之原毋爲偏見邪說所惑則天下幸甚

宰相辭郊賞

熙寧元年八月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陪祀官並蒙賜方今河朔舊沴調用繁冗所宜自內裁節凡二府禄廩豐厚頒賚頻仍更於此時尚循舊式寔非臣等所安欲望特從誠請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

愚竊以為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向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為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于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壘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狥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

近者則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勲于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費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損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群臣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家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竭涸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義也小人之所狥者利也為國者當以義褒君子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

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可褒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制銀絹止於二萬疋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禮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它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窮困流離為盗豈國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

用饒光曰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洪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盜蜂起遣繡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為盜耶此言豈可據以為實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等為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匹兩不過三千豈足為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與安石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

荅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荅曰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選於黎獻位冠百工或辭或受人用覩政朝廷予奪所以馭臣貴賤有等勢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國用視時民數之多寡方今生齒既繁而賦入又為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不之圖而姑務自損祇傷國體未協朕心方與熟賢慮其大者區區一賜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八

神宗皇帝

歐陽修誣謗

慶歷五年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歐陽修知滁州 事見韓歐石責罷 至和元年七月戊子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入見上惻然憐修鬢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恐修用乃偽為修奏乞汰內侍挾恩令為姦利者宦官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求所以中修會選人張俅胡宗堯例改京官批書以二人嘗犯法並循資宗堯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

假人宗堯連坐及引對修奏宗堯所坐薄且吏被去官於法當遷讒者因是言宗堯翰林學士宿子故修特庇之奪人主權修坐是出守修在銓曹未浹旬也　八月癸巳判吏部南曹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吳充同知太常禮院同判吏部南曹太常丞直集賢院馮京同判登聞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堯故易任充上疏爲歐陽修辯不報　勑修罷判流內銓知諫院范鎮言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稟此有司之常也今讒人以爲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畏誰敢復論是非請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復修等職任凡再言之帝意解而宰臣劉沆亦請留修帝謂沆曰卿召修諭之沆曰修明日陛辭若面留之則恩出陛下矣　戊申令修刊修唐

書　治平四年正月丁丑神宗即位　三月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為給事中知黃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蔣之奇為太常博士監道州酒稅先是監察御史劉庠劾參知政事歐陽修入臨福寧殿縗服下衣紫衣上寢其奏遣使諭修令易之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衆欲擊去之其道無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劾內臭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齒修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謗修帷薄事連吳氏集賢校理劉瑾與修亦仇家亟騰其謗思永聞之以語其僚屬之奇之奇始緣濮議合修意修特薦為御史方患衆論指目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

得此達獨上殿劾修乞肆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為證伏地叩首堅請必行之奇初不與同列謀之後數日乃以奏藁示思永思永助之奇言修罪當死竄且曰以陰訟治大臣誠難然修首建議濮園事犯衆怒上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樞密院修上章自列曰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為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苟有之是犯天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至冤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乞選公正之臣辨理先次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內事自何所得因何彰敗據其所指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上初欲誅修以手詔密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思恭極力救解上寤復取之奇思永

所奏以入并修章批付中書令思永之奇分析所聞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辭以出於風聞年老昏繆不能記主名且言法許御史風聞言事者所以廣聰明也若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不得聞矣望從重誦不忍塞天子之言路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福修復言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本期朝廷更不推窮即有行遣及累加詰問惶指出所說人姓名朝廷推鞫必見虛妄所以諱而不言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推究虛實使罪有所歸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辨正虛寔明示天下使門户不致枉受污辱於是上復批付中書曰凡朝廷小有闕失故許傳議聞

奏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為託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
浮説其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以聞思永與理同
鄉力為理諱乃言臣待罪憲府凡有所聞合與僚屬商議
故對之奇説風聞之由然曖昧無實當戒之奇勿言無所
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於思永遂以上聞如以臣
不當用風聞言大臣事臣甘與思永同貶故思永之奇同
降黜上手詔賜修曰數日來以言者污卿以大惡朕曉夕
在懷未嘗舒釋故數批出詰其所從來訖無以報前日見
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
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
恤前言它日上謂吳奎曰蔣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既罪

其妄欲賞其敢奎曰賞罰難並行乃止

墨史孫思恭傳云思恭性不忤物犯之不校歐陽修初不知思恭以爲詐及修爲言者所攻上將誅修手詔密問思恭思恭極力求解朱史以爲言者攻修先帝加詰問既辨明賜手詔召之豈有誅修之意遂删去按司馬光日記以之奇等奏付樞密院後數日乃復取入密詔問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掇取附見

壬申尚書左丞參知政事歐陽修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口知豪州彭思永等既以論修貶而知雜御史蘇寀御史吳申言猶不已修亦三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

或執政聚議事有不合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啓白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口口口前此執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修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上六表乞致仕不從修年纔六十也

司馬光彈劾

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

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誥奏疏曰臣蒙陛下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

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允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治國而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焉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

盛莫若唐虞之際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之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時臣初爲諫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于是願陛下勿以爲迂濶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于世矣　論宰相不押班元本事　六月庚申兵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知齊州先是司馬光言王

廣淵以小人之質負傾巧之才外依政府内結近習國家本以館閣寵賢彦選英侍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伏望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御史蔣之奇亦言廣淵人品庸凡天資險譎先帝校自常僚置之文館不思獻納忠規而乃肆為奸佞方擢用之際司馬光列章數十上事寢不行愈自矜誇藩邸故舊入則結高居簡為内應出則與孫固為死交陛下重明初升四海皆照豈容魑魅尚在朝廷廣淵亦自請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今聞廣淵帶職知齊州仍賜章服乃是賞之非黜也獨使廣淵自攺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為奸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姦諂無益哉且陛

下使廣淵補外者心已知其奸邪之迹也今復以職名章
服寵之是勸人效廣淵所爲恐非國家之福不聽廣淵入
辭延和外殿上哀慟久之衛士皆感泣　七月戊寅上初
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罷内職獨勾當御藥院高居
簡等四人留如故天章閣待制孫思恭嘗以爲言上曰居
簡有功思恭退詢于人云劉庠之績建儲也居簡覘見太
子二字亟報上於潁邸及英宗升遐居簡亟出召二府中
宫闈之怒詰居簡曰召二府誰之命也居簡曰太子令召
之又于懷中探黄衣以被上體此上所謂有功者也思恭
復奏疏陛下先帝之嫡長子當爲嗣者非陛下而誰居簡
當先帝大漸之時已懷二心私自結納又矯稱太子之命

召兩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當誅之罪奈何反以為功上不聽司馬光奏言居簡性資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謹案祖宗舊制勾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蓋以日月寖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況居簡于衆人之中最為狡猾伏望遵祖宗舊典應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又言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于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亂人

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于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其可近乎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臣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者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日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若居簡閭閻小臣罪盈惡積所宜肆諸市朝以戒憸人而尚足為之隱乎　壬午光對延和殿又極言之上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閭閻小臣何繫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財賄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上命留劄子光請以付樞密院上從之

癸巳高居簡為供備庫使罷御藥院司馬光累劾居簡上雖以章付樞密院猶未施行光言與居簡難兩留求外

郡請對呂公弼曰光今日必決去就時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來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簡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簡居簡内臣光中丞願擇其重者上曰今當如何公弼曰罷其御藥優遷一官可矣上命與供備曰光得毋復爭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語以居簡已出矣光必自止上從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須才智但令謹朴小心不為過斯可矣　八月辛亥司馬光言臣竊聞陛下好令内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臣愚竊以為非也陛下内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察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啟陳其尸祿偷安

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罷黜大則誅竄誑則不盡公竭誠以
豫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
哉今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
曲肘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纔臣得以逞其
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勾
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
失其意俄而遷渙鎮寧留後知恩州舜臣降華州鈐轄衆
人皆言中正所為審或如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伏望聖
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庭之人其王中
正不可令勾當御藥或奸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
者必不可用光疏累入賙後上以手詔問王中正事得之

於何人光即具奏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寔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為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罪光蓋得之孫永永亦嘗以為言上曰舜臣本隷温成閤先帝嘗言其不才非閱邊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緣中正也　九月己亥司馬光上疏竊聞邊臣言趙諒祚部將輕泥懐側欲以横山之衆攻諒祚歸命朝廷許令招納進諜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為今之計莫若妝拔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選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絶浮費沙汰冗食以寔倉庫詢謀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鋭罷去羸老以練士

卒全整犀利變更若寐以精器械侯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寔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介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疏奏上責樞密使文彥博曰輕泥懷側司馬光何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責始有復還翰林之議

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上曰此外人妄傳耳無之光曰外人言楊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數人者皆習邊事但使之安集熟户耳光曰王种多詭詐嘗喋羌叛而招之以爲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趙之將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爲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爲端方以爲險巧上曰固非端方

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光曰錢穀誠知之河朔見錢抄至今為利邊事則未知也又言張方平文章之外奸邪貪猥上曰有何實狀光曰言之但皆在赦前耳又審諦者不敢言請言臣所目見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奸邪若臺諫循嘿不言陛下從何知之此乃非好事也上曰卿何不言郭逵光曰言者已多何必臣若其才也臣安敢與人朋黨言事乎上曰逵內行不修光曰此讒人之言也欲以暧昧之事中傷之使之喑嗚無以自明亦猶蔣之奇言歐陽修內亂願陛下但察逵之才不才而進退之勿信讒言也上曰吳奎附宰相

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但士論與奎而不與陶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爲賢光曰結宰相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覩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採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逕以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也

癸卯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滕甫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光言臣昨論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既不足采歸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奸邪貪猥欲知方平爲賢爲不肖乞盡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奏

章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奏邊上事宜狀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祇受光等誥勑下通進銀臺司呂公著且奏對駁上手詔諭光曰通得卿奏換卿禁林復兼勸講倘謂因前日論奏張方平不當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呂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耳於是取告勑直付閤門趣光等令受光又奏臣愚暗不達聖旨又恐累呂公著上言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銀臺固慮詔令有失欲其封駁耳柰何罪之公著亦具奏臣近為降司馬光等告勑以為不便送其封

駁竊知已直降付閤門朝廷既以臣言不當顯然黜責其所降勑告亦須經由本司葢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可廢若因臣一言不當遂使今後封駁之司不能復舉其職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上手批公著奏可一兩日求對來當諭朕意以釋卿惑它日登對上顧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濶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先是御史臺門無故自壞後十餘日而光罷

呂誨劾王安石

熙寧二年四月戊戌權知開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諱辭改知鄆州知瀛州李肅之為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先是知定州孫長卿歲滿上欲令甫與長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對王安石獨以為宜弼請徐議之旣退安石謂弼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進見上又欲令肅之代長卿弼極稱其才公亮曰肅之不如長卿安石曰長卿細密然兩人者皆可試府事也於是命肅之代甫而長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待甫甚厚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往往誇示於人或見御札用字有誤者因說甫以為揚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故極

力排出之甫入辭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當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之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　五月癸未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獬與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目為滕屠鄭沽會言於上曰獬極險不宜使在內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呂誨即奏曰侍臣者蓋近於尊寵陛廉隆峻之級也進之以禮退之以禮乃君臣之分邦國之禮也宜徽使王拱辰陛下即政之初還其舊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職不聞有過遽謫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薦論而召之

因何人訾毀而黜之翰林學士鄭獬在三班院皆稱公當
權府亦甚平允不聞疎曠遽然補外傳聞見禁罪人喻興
與妻阿牛謀殺婦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斷將欲
論列故有是逐雖轉官得郡寔奪其權也知制誥錢公輔
先因營救滕甫遂罷諫院今又被逐蓋甫與王安石素所
不足今無罪被黜甚傷公議龍圖閣直學士韓贄代還未
及兩月亟除知江寧復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者
朝廷之體無俾權臣盜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還四勑以
臣言非願并臣屏逐又奏曰近除陸詵知成都府就移吳
中復知成德軍數日之間差除特異況宰相不書勑本朝
故事未之聞也傳云御批付出臣竊疑焉陛下進退近臣

必有常理不應有加膝墜淵之意如從執政進擬則是自外御中尤非聖哲馭下之體也上出誨奏示執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間紛紜知否趙抃王安石皆曰不知上曰除拱宸宣徽使自爲再任豈是拔擢又謂安石曰誨爲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婉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畏不意言者乃如此 丙戌王安石以呂誨劾章乞辭位上即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

丁亥安石具表謝上又令中使撫諭趣入安石亦稱病乞告上又再令中使趣入 甲午安石乃入見上謂安石曰誨殊不曉事詰問又都無可說上又謂安石曰呂誨言卿每事好爲異多作橫議或要內批以自質證又詐妄希

會朕意此必是中書有人與如此說朕與卿相知如高宗
傅說亦豈須他人爲助安石曰高宗用傅說起於匹夫版
築之中所以能成務者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故也上曰
近臣中只有吕公著又與吕公弼相妨安石曰富弼在密
院時婦翁晏殊爲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義陛下所知
豈兄弟爲比周以負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不逆流
俗不更與法恐如此難持以久安難望以致治上亦患之
六月丁巳詔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吕誨落中丞以本
官知鄧州前此誨上疏曰臣竊以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唯
其用舍繫國休戚知少正卯之才言偽而堅順非而澤强
記而博非大聖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奸邪唯德宗

不知終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難堯舜猶病陛下即位之初
起王安石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搢紳皆慶陛下得人
及參機務命論未允臣謹案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
蹇慢上陰賊害物衆所共知今畧疏十事臣指陳猥瑣煩
瀆高明誠恐陛下悅其不辨久於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
無後辯大奸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
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
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陛下圖
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
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
不虞濵禍況陛下志在剛斷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

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
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愆敵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賜安
石詔曰昨日已曾面諭朕意謂悉諒也今得來奏甚駭朕
懷今還卿來奏天下之事當變更者非止二三而事事如
此奚政之為也卿其反思職分之當然無恤非禮之橫議
視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誨坐貶　八月癸卯侍御史劉
琦監處州監酒稅御史裏行錢顗監衢州監稅初御史知
雜劉述及琦顗等言竊見陛下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未
踰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蓋以其專肆胸臆輕易憲度
而無忌憚之心也時述坐判刑部繳勑劉被劾未伏故琦
顗先貶顗將出臺於衆坐罵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

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憂金陵君爲幕府官奴事安石故安石薦君彭思永得舉爲御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奈何專欲附安石求美官顗令得罪分當遠竄君在後爲美官自謂得策耶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馬　司馬光言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被劾侍御史劉琦錢顗皆以論執政降監酒稅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大紲食鷹鸇求其鷙也執而烹之將何用哉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猥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爲知州今琦顗止以迕犯大

臣降充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于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恐天下側目箝口以言為諱威福下移聰明壅蔽非國之福乞赦劉述勿劾琦顗與本資不報　丙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初純仁以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事不合又申中書曰今日忽聞誥命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諫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純仁為御史亦嘗極納告身皆蒙慰諭主上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

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于輕重中書識其本末但
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
事即是過失得知而柄臣遂据摭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
參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
類率易輕信難囬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欲求近切功忘其
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疆兵之術尚法
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
論為流俗之語異已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謂賢能所以
薦薛向為周才指呂誨為無用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
有揠苗之憂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見容惟務
雷同苟且舊好拘文守法今則一切依隨趙參政心知其

非而辭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排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大臣所為安得政令無失公亮等以純仁狀進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三年十二月辛酉右諫議大夫知鄧州呂誨提舉嵩山崇福宮先是九月上欲移誨知河南命未下而疾誨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於是以疾求閑故有是命　四年五月丙戌右諫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誨致仕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療治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跌炙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亦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

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送政蓋以身疾諭朝政
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
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彊視之曰天下事尚可為
君寔勉之遂卒

誨卒在十日甲午今并書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丑侍御史劉摯言故諫議大夫呂
誨為御史中丞為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已有古人之節大
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奸邪忤權勢最後尤以
直道大義為公議所高誨死於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
從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
碌小官臣愚欲望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不獲用祿不得

及於世哀其至節特賜襃及以表顯之錄其諸孫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詔諭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八